

## *Lament*

「這是命運……」低沉的哀嘆，緩緩而微弱地響起。

布拉斯·提力斯，這個國家——不，該說是這大陸——家喻戶曉的人物，只要提即布拉斯，大家都是一臉讚賞。

讚賞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是王子——王子並不稀奇——主要還是他能文能武又心地善良，就如同童話裡走出來的完美。

說到布拉斯，也就不能不提這大陸的智者，安蒂亞。

出身孤兒院的安蒂亞是個年輕的女孩，或許是飽覽群書的緣故，她有自己獨立的思想，但是並不喜歡賣弄知識。

布拉斯與安蒂亞是青梅竹馬，假如說布拉斯是光，那麼安蒂亞就是影，她總是在布拉斯背後提供建議，讓偶爾會有點衝動的王子不至於行差踏錯。

明天就是王子十八歲的成年禮，當然，同時舉行盛大的慶祝舞會。

宮廷在三個月前就發出請帖，王子要穿的禮服也確認再確認，全國上下都在期待布拉斯成年，屆時他將正式接觸國家的運作。

就當王宮爲了即將到來的舞會忙碌得昏天暗地時，布拉斯卻溜出王宮，與安蒂亞一起。

「王子殿下，之後記得跟我說說成年禮的心得喔！」安蒂亞一身優雅的湖綠色洋裝，袖口裝飾著潔白的蕾絲，微微側著的臉上似乎有不懷好意的笑容。

布拉斯苦笑，「安蒂亞，妳別捉弄我了。」

自從聽說國王似乎有意在舞會上替布拉斯選擇共度一生的對象，這讓毫無此意的他十分苦惱，假如可以的話，他寧願等待真正讓自己動心的女孩，而不是經由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。

「不過在成年舞會時選擇伴侶似乎是王子的必經之路呢，依我看，你應該也是逃不過吧？也許你能在舞會上邂逅一見鍾情的女孩喔。」安蒂亞的左手食指捲弄著自己的綠色長髮，完完全全是看好戲的狀態。

布拉斯已經放棄跟安蒂亞抗議了，安蒂亞平時對他人都是謙恭有禮的，只有在她心情好的時候會這樣以戲弄他為樂。

安蒂亞拍拍布拉斯的肩膀，「有事就找我商量，我一定兩肋插刀在所不辭的！」隨後又好心地理安他：「反正命運會牽引我們迎向未來的，你還是放輕鬆吧。」

看著好朋友溫柔的笑容，布拉斯也只能夠接受她的安慰，之後如同往常一般的一起談天說地，直到驚覺天際黯淡、星月升起，布拉斯才告別了安蒂亞回到王宮。

就寢之前，布拉斯習慣性地看向床頭的小小的畫像，那是他的母妃，也是最受人民愛戴的依法紀娜王妃，不過她在布拉斯出生沒多久就逝世了，至於王妃離世的原因，布拉斯所聽到的都是千篇一律的「重病過世」，但是布拉斯總覺得事有蹊蹺，因為他每次問起有關王妃的話題時，人們表情總是十分複雜。

「母親，您覺得我該怎麼做呢？」布拉斯對著畫像問著，他對明天的成年舞會有太多的害怕以及抗拒，但是身為王子，絕對不允許做出「在成年舞會失蹤」的不當舉動。

懷著不安，布拉斯沉入夢鄉，渾然不知明日的舞會將是他人生的轉捩點。

天空才剛剛褪去深藍，太陽的白光僅露出微微一角，布拉斯就被宮女、僕人們從被窩中挖起來了，經過一連串繁複得令人頭昏的事前準備，現在的布拉斯肯定是全大陸最為英俊瀟灑的男子。

時間在忙碌之中飛竄而過，轉眼之間就是布拉斯成年禮的重頭戲——舞會。

或許是國王在有意無意間釋出消息，也有可能是貴族們受到了王宮使者的提點，今晚出席舞會的女孩們都使出渾身解數化妝打扮，期望自己能成為全舞會的目光焦點。

布拉斯基於王子的教養以及溫柔的天性，在陪了一個又一個女孩跳舞之後，終於找到機會到王宮的角落休息。

「真是辛苦了，王子殿下。」正當布拉斯稍微歇息時，眼前出現一只乘著清澈紅酒的

玻璃杯，安蒂亞嘴角掛著的笑意絕對與昨天一樣不懷好意。（順帶一提，憑著安蒂亞的身分是無法出席舞會的——若不是布拉斯執意邀請的話。）

接過紅酒，布拉斯無言。

「不過王子殿下真是受歡迎啊，即使是與民女待在這樣陰暗的角落，民女依然感覺得到彷彿要貫穿民女身體的灼熱視線呢。」安蒂亞嘴上說的恭敬，不過布拉斯完全無法在她的態度上感覺到「恭敬」。

低低嘆氣，布拉斯無奈地說道：「我寧願不要這樣受歡迎……」可惜，除去良好的教養及溫柔的個性，光是布拉斯出眾的外表就足以迷惑全大陸的女孩了。

安蒂亞本來還要再回嘴，卻發現舞會的氣氛寂靜得詭異，原本由宮廷樂師演奏的舞曲乍停，眾人的交談聲也不知所蹤，整座王宮靜謐得讓人呼吸是種噪音，就連心臟跳動的聲音都好似打雷般的清晰無比。

安蒂亞看見了原因。

一名女孩隨意地走入王宮，紅色的柔順長髮隨著風微微飄動，身著嫩芽般的綠色衣裳，雖然比起在場的貴族們的華麗禮服簡單太多，但是卻能完美地襯托出她出塵的氣質。只見她彷彿好奇的孩子四處張望，彷彿她身處在平民的街道而不是王宮。

侍衛們呆愣地佇在原地，完全忘記自己的職責——驅離入侵者。國王望著那女孩，好一陣子不能說話。至於布拉斯也未能倖免，他無法將視線轉開。

忽然，紅髮女孩的眼睛對上布拉斯的，她微微一笑。

安蒂亞看著布拉斯走向女孩，邀舞，翩然起舞。

眾人屏息著望著眼前的景象，害怕自己發出聲音打擾到他們——哪怕是一個呼吸。

而當優美的迴旋轉稍稍停頓，王宮裡在場的眾人才開始窸窣窸窣地交談起來，而內容不外乎是關於那紅髮女孩的來歷。

他們跳了一曲又一曲，不管怎麼看，都十分的登對。可是安蒂亞的心裡卻浮現莫名的、不好的預感，畢竟方才她並沒有遺漏掉國王看著紅髮女孩的眼神，那是一種迷戀的眼神。

安蒂亞昨天所說的話成真了，布拉斯確實遇見讓她動心的女孩，後來她從布拉斯的口中得知，紅髮女孩的名字是愛妮斯塔麗娜。

舞會之後，安蒂亞試圖向布拉斯提起自己的擔憂——自古紅顏多禍水，不過他並沒有聽進去，他與愛妮斯塔麗娜很快就陷入熱戀。

但是安蒂亞的擔心不是無由來的，就在布拉斯已經深陷下去時，國王卻表明了自己對愛妮斯塔麗娜的心思。

「安蒂亞，我希望妳能幫我們逃離王宮……」趁著月黑風高的夜晚，布拉斯牽著愛妮斯塔麗娜出現在安蒂亞面前，並說出他的來意。基於朋友的道義，她想出辦法幫助他們逃開國王的魔掌，卻沒想到才離開幾天，他們又自己回到了王宮這個牢籠。

經過百般的打聽，安蒂亞終於知道原因：愛妮斯塔麗娜罹患重病，必須回到王宮才能夠得救。

「這是命運嗎……？」安蒂亞相信命運，但是她不希望命運對布拉斯殘忍。

後來，國王將愛妮斯塔麗娜囚禁在高塔之上，斷絕了她與布拉斯的聯繫，無計可施的布拉斯再度找上安蒂亞，希望她能夠再伸出援手。

「我要奪回愛妮斯塔麗娜！」此時的布拉斯已不再是從前溫柔善良的布拉斯了，他被焦急與仇恨矇蔽，竟想出攻打自己國家的主意，這對於深愛這個國家的安蒂亞來說是絕對做不到的事，於是她拒絕了。

但是安蒂亞的拒絕並沒有改變歷史，也沒為她留下一線生機。就在布拉斯逃出國家後，國王誤以為又是她從中幫助，於是隨意找了一個「通敵叛國」的罪名，在首都廣場公開處死安蒂亞，屍身曝曬在廣場上三天三夜，而當時，布拉斯正藏身在蠻族中策畫著第一次波動。因此，安蒂亞沒能見識到她所愛戀的土地遭戰火肆虐的模樣，而這或許是一件該慶幸的事……

時間無情地帶走一切，而當所有的事物都被掩埋，布拉斯·提力斯、愛妮斯塔麗娜以及安蒂亞的名字都淹沒在歷史的洪流裡，只剩下關於「第一次波動」的零星記載。

「碰咚！」教堂二樓的藏書室的書架由於過於老舊而倒塌，有著一頭綠色頭髮的葛爾蘭少女急忙撿起散落在地上的古老典籍，而剛從樓梯走來的褐髮少年也蹲下撿拾著。

褐髮少年一邊拾起書籍，一邊問著她：「菲，妳能大略說一下『第一次波動』嗎？」

葛爾蘭少女在書堆之中挑出書本，流利地解讀著古老的文字，而褐髮少年僅僅是認真地傾聽，並沒有插嘴。

二人順利地將堆得像座山的書籍整理完畢之後，褐髮少年告別葛爾蘭少女離開了教堂，轉了幾個彎，回到家裡。

片刻，一名紅髮女孩打開大門，面帶笑容地說著：「我回來了。」那明媚動人的笑顏就如同千年前的愛妮斯塔麗娜一樣，有著絕對傾國傾城的魅力。

「歡迎回家。」褐髮少年回答著，爽朗的笑容十分溫柔……

故事的片斷殘留在書籍上，人們繼續生活下去，至於歷史，也只是歷史了。